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八

臣道門

邪正

附

才德

朋黨

名流舉業

立意 賢難進邪難退○進君子易安君子難退小人易絕小人難因其易而圖其難則世道之開泰終可保置其難而幸其易則世道之轉否大可憂君子天地間一鳳凰麒麟也出則應天下之瑞隱則孤天下之望小人天地間一狐鼠蜂蠆也去則為朝廷之福返則為朝廷之禍猶妨大明麗空繁星鏢焰洪鐘振廟瓦缶稀聲此君子陽長之秋也當是時天子曰仕路之榛者通善類之蟄者奮築巖審象傳說亟招

釣滑揚厲旨望旋擢大臣曰賢聖相逢者吾之願登崇俊良者吾之職國士可薦推轂慙慙親故果賢夾袋收拾元氣回復金玉寶之人孰不以為喜然治安一策藥石峻烈能免長沙之飲恨耶佛骨一疏霜日爭巖能免皇甫錡之下石邪護養桐梓一息不謹則根本動搖矣故曰進君子易安君子難至如高臺已傾曲池已平險詐冰消回邪電掃此小人灰冷之候也當是時天子曰四凶盈貫帝舜必誅否則珉珠亂玉也管蔡搖毒成王必斥否則稗稗害苗也大臣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射準高墉毋使訓注得以洵其瀾也立政立事勿以儉人獲狐于田毋使恭顯得以煽其燄也佞根盤据斤斧除之人孰不以為賀然蕭高毋召貽唐亂基能保其無入于

左腹之巧耶僧孺復還李黨掃地能示其不由逕而來媚竈而入邪區處寇盜一罅弗窒則闖我堂與矣故曰退小人易絕小人難

君子小人難辨○辨君子小人為甚難處君子小人為尤難天下之不能純君子而無小人猶天之不能純陽而無陰也泰之為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明知其為君子則必處之於內而勿使其有駸駸向外之意明知其為小人則必處之於外而勿使其有進進趨內之漸苟非致察乎如是為陰如是為陽則一陰一陽之道有一消一長之理安保其不陰長而陽消君子外而小人內哉禹皋與共驩雜處使堯帝而無知人之明則共驩之罪誰其正之周召與管蔡

同朝使成王而無黜陟之明則管蔡之戮誰其決之拔莠而養苗舍猶而取薰常情之所共知然莠之足以亂苗猶之足以勝薰非有真見者其能去之決而絕之勇乎

稽古儆議

去邪所以用賢○若昔俊乂在官百僚布列有虞

君子何其濟濟也四凶濟惡若未足以玷泰和之治舜乃首正定罪之刑不肯少貸寧不以四凶未去則莠或得以害苗也紫或得以奪朱也惟其去四凶而舉十六相故大禹徂征伯益振旅議論若少異矣而終莫揜其至和相遜之風臣懷忠良主多吉士成周君子何其諄諄也管蔡流言似未足以累泰和之習成王必嚴東征之命不容少釋寧不以管蔡不誅則鄭或至於亂雅也渭或至於混涇也惟其去三監而命

周召故周公爲相召公不悅議論非不同矣而卒莫害其衆賢肅和之勲

當以真情用舍○初元之君召用儒生是儒之名可愛也東海儒宗屢斥奸佞折而不撓卒死械擊豈用儒之盛心者吁帝之用儒者名其琴瑟洞簫之樂者實也建始之君容受直言是直言之名可重也光祿同姓感泣言事厄於戚屬徒騰口說豈用直言之盛心者吁帝之用直言者名其耽樂內寵之敝者實也建中初以推誠爲意以納諫爲心或者寧不爲建中喜然姜肅見幾旋踵踈斥盧杞敗國死以爲賢愚知帝以用姜肅之名而掩其用盧杞之實也元和初以循默罷平章以忠直相給事或者寧不爲元和慶然李絳精忠以言而

罷承璀奸佞以諛而召愚知帝以用李絳之名而蓋其用承
璀之實也極而至開元國本之際與其聽大臣力爭之名豈
足以回其聽奸人家事之實又極而至永始延平之災與其
聽上書譏切之名豈足以易其聽佞臣深遠難見之實蟬翼
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漢唐之治所以有名無
實卒不能及三代之長也

法祖嘉猷

國朝進退賢否○惟我國朝士氣日伸公論日明

君子小人之辨尤為昭著自一陽長於建隆駸駸至於慶曆
則六陽亨盛之日也君子萃聚衆多如繁星麗天而小人之
牙鬣迹消影滅矣自一陰積於熙寧紛紛極於宣靖則六陰
凝閉之時也君子安蛇退縮如空谷白駒而小人之荆棘根

盤葭結矣且熙寧之初留韓公為相可以為君子得志之時
富公去而君子遂不容於朝元祐之初司馬公為相公論復
幸其有歸司馬即世而君子各自為黨其後文潞公呂申公
猶在朝已不能息諸賢之爭范忠宣公雖有持平之論又不
能杜小人之進呂大防一用小人則元祐為紹聖矣元符之
後韓忠彥雖復用元祐之人復不能去姦邪之本曾布一引
蔡京則建中為崇寧矣是皆害根既絕而復萌邪徑既杜而
復啓故小人乘參用之論而其魂返因內恕心而其脉盛
於是調停之說易為紹述之說變為朋黨卒以啓裔夷猶夏
南北分裂之禍可勝嘆哉

姦邪情偽難察○元祐初司馬公與呂正愨公相繼柄用東

坡記注伊川說書一時人才何嘗鬱矣而不拔義何利嘗混矣而無分司馬公謝事正愍東坡伊川尚無恙天下猶有所恃賴以為無恐逮夫調停之論興始用楊畏而蔡京彈冠矣是宜楊畏一聞紹述之言首叛吕公自謂迹雖元祐心實熙豐長之名為君子利之也豈吕公之所能保哉蔡京奉行役法不五日間京畿之法盡變温公至謂人人如待制何法不可行京之身為小人而欲偽為君子亦利之也豈温公之所能察哉雖然幸其有天者在耳君子可欺天不可欺天未可欺也君子詎可量哉

時文警段 正邪議論之異○且黃鍾一動百卉皆春震霆一轟群蟄俱奮使實諸左右者皆鳳凰之英布在周行者盡臺

萊之士則持論必公叶力共濟國事當言平其心以告之弊
端當革順其理以諭之于斯時也氣類共孚志意交契其同
也以理非靡然合汙以爲同是非相規可否胥濟其異也以
理亦非矯然沽名以爲異此其議論均之爲公也義也奚患
其爲同異哉然而蔓草雖去禍根易萌正途雖開蟻穴難塞
使鴉鳴猶厠迹於鸞鳳之群蕭艾尚薰穢於芝蘭之馥則恃
已以逞附意相從理有是非未必不徇非以爲是事有可否
未必不從否以爲可于斯時也阿附成風黨比爲習其同也
不過諛順以爲同彼此爭鳴勝負相角其異也亦不過沽激
以爲異此其議論等之爲私也利也又奚取其爲同異哉
易論君子小人○是故六經皆論君子小人而論君子小人

之消長者莫詳於易易於諸卦皆辨君子小人而辨君子小人之同異者莫明於比與同人夫比乃羣而相比之時也乃曰元永貞誠以羣比之時必皆永正之君子而後謂之吉否則特凶邪之比矣同人者內外和同之日也乃曰類族辨物誠以和同之日必別乎君子小人處得其當而後謂之亨否則亦狎昵之同矣然則議論之同異其於君子小人之際誠不可以不辨也

形容邪正情狀○嗚呼氣譬則君子小人猶陰陽也陰常居西北陽常居東南而後可以大大地冲和清淑之氣人譬則君子小人猶夷夏也夷狄常偃伏於偏方諸夏常昌熾於中土而後可以開天下亨嘉熙洽之運曾謂君子雖進未必安

其身小人雖退未必絕其跡而有以保泰出否者乎

綺語駢珠

信息特通於鼠穴

分明植黨互相傾軋

游揚多出於錢神

乘隙投罅更相詆排

彬彬濟濟者雲升而川增

冰炭同處必致交爭

泮泮訾訾者風休而冰釋

薰蕕共器久當遺臭

警振充庭而狐鳴屏迹

蕙蒞椒蘭咸俾豐植

鴻漸盈階而蟬噪息聲

養施蕭艾亦既交夷

蒲輪沓至賢者多矣然曩出任文之學館者今豈無

弓旌踵聘庶者衆矣然曩立林甫之要津者寧盡絕

當今獻策當去疑忌之患○愚切謂今日朝廷之上議論之

紛紜者不足憂。意見之疑忌者深足慮。蓋紛紜之中多有至當之論。疑忌之際易生偏見之私。而況衆正之門方開。羣枉之路甫杜。陰邪回佞之徒。雖屏逐矣。而羣窺竊伺。不能無乘間抵隙之思。姦儉貪巧之輩。雖斥除矣。而曲援旁求。不能無由徑媚竈之念。蠅汗薑毒。或潛伏而莫覺。梟心虺志。或駕飾以爲欺。私相締結。闖動靜。稍有間便。巧襲深投。則羣賢之自爲杓鑿。衆論之自爲劔佩。豈不大可爲今日慮乎。

進賢未覩其效。○厥今喬嶽參天。觀者膽掉。魁斗橫漢。見者心莊。崇獎公廉。收拾故老。斥去貪暴。專用正人。向之以鯁介。立朝得罪佞倖者。今焉悉收召之矣。向之以道學自名不徇流俗者。今焉悉旌別之矣。向之陞沉下僚。甘心末宦者。今焉

悉尊顯之矣師師在位峨峨奉璋固已無愧於虞周之盛則
泰和之在今日亦宜無遜於虞周之治也然邇者兵議之興
或以先發制人爲說或以度時量力爲言甲可乙否彼是此
非二論交馳衆說莫一廷紳抗疏旣欲其成衆賢和朝同心
報國之功執事發策復廣而爲不失苟異不失苟同之間豈
非以議論矛盾之爲可憂歟

進退賢否當決○愚切謂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今日之用
君子其果能信之篤而用之專乎易進而難退者小人也今
日之去小人其果能辨之早而去之決乎用之果專則當寬
假以歲月而待其成功不當驟遷而數易也鼓動以志氣而
略其小節不當苛責而細求也去之果決則倉卒辦事迎合

吾意者不足快而他日之蠹吾國者可慮也僥倖成功動中
吾欲者不足喜而他日之害吾民者可憂也其用君子則如
植嘉禾如拱桐梓如護圭璧如聽鈞天洞庭之樂其去小人
則如芟惡草如剔蝨賊如棄瓦缶如遠桑間濮上之音夫如
是也治民雖無非常可喜之功而陰有以養安靜和平之福
治國雖無擊搏震厲之勢而陰有以消奸邪禍亂之萌治軍
旅撫夷狄雖不邀功生事於一時而根本日強精神日振自
足以折遐衝而清外患不然當飭蠱之時而不思開泰之道
則君側無子思王所非居州而天下之大勢岌岌矣

生意收結辨賢否在臺綱○雖然持人物之衡操公論之權
此正立烏臺峨豸冠者之責也昔趙公抃之為御史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當時至有鐵面御史之稱今觀其言曰小人雖小過必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誑誤尤當保持愛惜之至哉言乎其真進君子退小人之龜鑑乎今之居言路者白簡風生膽落奸邪清議霜凜心寒諛佞黜所當黜陟所當陟固已別涇渭而分玉石矣愚益願正學以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於權貴也彈劾必審毋使人疑其求過愆於舊籍也風采公振毋使人疑其釋豺狼而問狐狸也去小人如去草菅愛君子如愛桐梓夫如是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矣又何正邪難別用舍易乖之慮又何知之不明人主必受其欺之憂

處邪正為尤難○雖然辨君子小人固難處君子小人尤不

易吾猶幸今日處之者得其道也嘗觀更化之後天下事勢頗有類元祐之末年人心疑懼恐或隨紹聖之覆轍愚每為之凜凜也既而風怡波息塵去鑑明君子雖正色朝端而無疑懼之懷小人雖顯蒙斥絕而無報復之意壽元祐之脉於將絕折紹聖之孽於方萌愚又為國家賀也然邇日以來局面似變侍臣聯翩而去或者乃有一網打盡之疑從臣遲遲其行而或者乃有兩生不來之耻守臣收拭舊愆或者乃有一竦復用之懼世變反覆如輪如雲至可畏也處之道上之人盍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齊威公問管仲何以害伯，管仲曰：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人，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伯也。史記

歷代事實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左傳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禮記成王繼自今立政，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政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左 漢文帝求進方正廢退奸邪

前漢 弘恭石顯又典樞機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請謁

者召致延尉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隲之唐魏徵之諫

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

之亂忠也又猶不免本 崔群曰元宗罷九齡相李林甫則治

亂固已分矣本 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卒陷無辜李德裕復

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德裕

皇朝典故 仁宗景祐五年諫官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呂夷簡

訴仲淹越職言事余靖尹洙歐陽脩皆坐貶蔡襄作四賢一

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一不肖謂高若訥也 寇準罷

相丁謂與曹利用謀之王曾踉蹌而懼李迪與謂忿鬪自此

始 王欽若與陳彭年劉承珪林特及謂等交通謂之五鬼

仁宗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時十八疏爭之卒奪其

命代以杜衍故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謂竦也並錡王拱辰因進奏院祠

神奏罷蘇舜欽等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張真宗初王濟

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仁宗寶元初蘇紳陳便宜八事

二曰辨忠邪 元祐間欲引用元豐舊黨以平宿怨謂之調

停蘇轍奏疏謂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

身重義沮之則引退事高宗紹興初上曰小人但不當用在

朝廷至於閑慢差遣自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 五年上曰

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沈與求曰雖堯舜之世不能使無小人在處之得其宜而已 孝宗淳熙中經筵講易泰卦九二上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其助者也

先正論建宋郊上仁宗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持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已私故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奸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破之以小害使終不得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姦不能斥去郭公所以滅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並任之劉向所以

獲罪也。哲宗元祐間王巖叟言謀人之國要在防微天下之微固莫微於君子方盛而潛消小人日衰而時長在剝惟六三無咎於臨即八月有凶聖人用心其於抑陰而扶陽可謂至矣。李綱上高宗臣切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智勇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是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張浚上高宗嘗察君子小人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

在於道不求名而自反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

文集卷之八

朱文公云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

言觀行之言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爾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雖百聖不能易也予嘗切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

子也依阿洪忍回互伏隱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神
狐蠱如盜賊咀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
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
見而況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雖曰難知亦
豈得逃哉 呂東萊云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譙至

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
然抑之者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如治世乎嚴師之箠
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反是矣貪
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群讜輩囂不至於覆宗絕祀不
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鈎有錦馬以華其阱不幾誘而罪之也
廳廳昏出鷓鴣夜行乘暗妄動多有之也

東萊文

邪正二 才德

以才德兩全立設

策頭 自列星光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自詩書禮義之澤
微而天下無真學我思古人鍾育和粹金玉王度何其偉如
也而洪涵未嘗無所謂德黼黻皇猷何其燁如也而恢竒傑
特未嘗無所謂才故閑雅巖廊孰謂其非可折衝樽俎驅馳
介冑孰謂其非可論思廟朝夫固無分於才與德也後之所
謂德者度量而已耳非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之德矣而何有
於才後之所謂才者智謀而已耳非予曰疏附予曰禦侮之
才矣而何有於德釋甲而趨介冑而馳一勇夫耳借箸而籌
畫地而對一謀臣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一智將耳匈奴不
滅何以家為一闔士耳鳴劔抵掌指山說河聽之飄飄乎有

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而靖觀厥成則風聲鶴
唳盡為王師幸也兩川風瓦驚走尋邑幸也五侯爭立胡運
以衰幸也唱籌量沙敵以宵遁幸也豈真人才之效哉故取
之世家則能讀父書者猶是人也取之儒學則敗於陳濤者
猶是人也取之譽望則虛名誤世者猶是人也取之議論則
全師陷失者猶是人也

策段惟我國家一以德化逮及仁祖如歲之春以杜富韓范
諸長者坐之廟堂以歐余王蔡衆君子列之侍從大者光明
俊偉全正君定國之效小者靖恭愷悌效職遵理之能一時
藹藹吉人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皆有德之彥而羞梗於西
域棘於北則左撻右拂不動聲色而戡定之亦豈劣於才者

百年治平夫豈無自金陵一起口道德而心功利不能相安於諸公之真有德而顧自喜於羣姦之小有才雖保甲以足兵青苗以足財明法令以禁有罪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一反一覆後效若何

人才之在天下文武之相參剛柔之相較如蓬與楹不能一律為今之計莫若舍兩短取兩長如平之智而勃之朴丙之寬而魏之嚴房之謀而杜之斷崇之應變而景之守文隨時迭用猶四時之不可闕一相資成功猶一氣之運行其間則天下人材鼓舞於造化之中孰不爭奮所長為明時用哉

事董仲舒云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賢良唐凡擇人之法有四身言書判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選舉本朝歐

陽脩上仁宗用人之法各有所先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夫所謂名節之士知庶耻修禮遜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爲天下法者也 王巖叟上哲宗切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隳我泰道夫小人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詳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 司馬光云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

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者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范祖禹云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

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才而言也後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術邪僻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又曰高宗代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

先用而後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魏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孝宗乾道九年釗夙論朝廷不當專以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邪正三朋黨

以朋黨誤人立說

策頭舜朝二十二人爲一朋不失爲舜朝之盛事周人三千人爲一黨不失爲周人之美觀漢何嘗不誅黨錮黨錮誅而漢事去唐何嘗不逐朋黨朋黨逐而唐室亡甚哉朋黨二字足以誤人家國也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六一公固深嫉之矣愚甚不願聞此名於昭代也夫朋黨二字始焉如捕風捉影終乃如畫蛇成疾始焉如蚋聲蠅營終乃如震雷迅電始

焉如燭光螢焰終乃如燎原不撲始焉如滴水滋溜終乃如
決河滔天始焉一人倡之若不可憑終乃萬口和附牢不可
破始焉愚而無知亦決不信終乃智者惑之至加忿嫉市有
虎曾參殺人其始曷嘗有是哉三至之言雖慈母主明亦不
能不為之動心而投杼甚哉朋黨二字真足以誤人家國也
善乎六一公之言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
子小人而已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
為朋以道為朋者道同而心合以利為朋者利盡而交踈此
小人之黨常易得志而君子之朋每取嫉於當世也

策跋故嘗謂黨錮之興李憲陳范諸賢亦不得之無罪而
唐朋黨之禍李德裕亦奚以道其責何則朋黨之名如董鳩

之不可嚮爾蓋甚不願聞此名而乃身見此名乎甚不願身
見此名而沈身立此名乎則漢黨錮唐朋黨其終至於刀鋸
慘烈肝腦塗地者豈得盡罪於甫節訓注諸人哉亦君子自
為之爾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悲夫吾於是有感於世變
矣

蓋君子如松柏特立而小人如藤蘿附物君子如鶴鳴子和
而小人如雪犬吠形君子如池連自愛而小人如泥草自污
君子既不苟與小人合而小人且甚忌於君子以不苟合之
心遇甚所忌之人此君子常得罪於小人而小人常切齒於
君子則朋黨之誣無足怪者

方今大道為公雖無所容乎捍闔而類多游談借譽之儔衆

賢和朝雖無所事乎諂巧而不無周章姘媯之態私立名字更相推與將成滂朋比周之習扳援附和爭相汲引將有分朋植黨之迹嗚呼天日方明朋黨之論胡為而來哉朋黨之迹誠不可有也然朋黨之名一立則乘罅抵隙之儔噂沓背憎紛紛滋蔓日引月長天下之事未不知所終

事 漢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劉更生為宗正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訴皆免官更生上封事云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傳後漢威靈之間國命委於宦寺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疾惡終陷黨議其死徙廢棄者六七百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免官禁錮凡

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傳唐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從子訓往賂注結守澄

為奧援其黨號八關十六子有所請求無不得所欲李逢吉

宗召李德裕為尚書元稹裴度皆罷李逢吉代為門下侍郎

引牛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觀察使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德裕牛僧孺李宗閔秉政德裕所善皆逐之又之德裕入相

帝曰衆以楊虞卿蕭澣為黨魁皆出為刺史李訓鄭注復召

宗閔會虞卿得罪訓注欲以權示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為

二人黨遂去之帝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宗閔哀

帝天祐二年柳璨李振言於朱全忠乃貶裴樞等縉紳為之

一空殺之白馬驛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

濁流通鑑本朝仁宗寶元元年十月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

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

為仲淹言者不已故下此詔參政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

惡乖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切以朋黨自

之惡正臣無以自立 慶曆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

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

為一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

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元祐四年蔡確貶

新州范純仁以為朋黨難辨切恐誤及善人呂大防以臣言

為不然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弊再三奏陳切以為朋

黨之也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

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售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直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言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白黑不分進呂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宜永為商鑒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 七年三月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材亦多附之者遂有治黨崩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並長范純仁上哲宗漢之亡也先以明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於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

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君子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唯指以爲朋黨則無免者矣 歐陽公云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凡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
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謝黨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八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九

臣道門

名節

附

忠義

禮義廉耻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節義有所由立○回士大夫之俗風易正士大夫之心術難蓋風俗之壞非自壞也乃心術之不正以至於此也惟夫士之人有以任其作興振起之責則以名教激勵風俗以忠義感動人心士氣所趨作之必應天下亦將爭自洗濯聞風興起有持節仗義之風無徇身安國之患有精白承休之美無阿諛固位之私凡其犯難輕死於倉卒者即其犯顏敢諫於平日者也捐軀致命於邊疆者即其汚輪折檻於

朝廷者也興事赴功何獨不然故曰回士大夫之風俗易然而風俗之壞亦有由矣彼其始也胚胎於進身之苟賤養成於磨官之苟容敗露於臨事之苟免積是三壞心術之正者無幾矣而況乎以身徇國者未必見錄以地與人者未必見誅竄金囊帛有以動其心刀鋸白刃有以怵其志或因利而賣降或畏威而俯首於是無昂眉吐氣之操而有倒執手板之羞無嚼舌罵賊之忠而有開門納寇之醜若是者何足以仗義哉故曰正士大夫之心術難

氣節壞於徇時○當為者義難必者時志於徇義則士大夫之氣節惟安於踐履之常志於徇時則士大夫之氣節每移於習俗之變蓋氣節之所以植立者義也而所以屈伸者時

也時非君子之所能爲義乃君子之所當盡戴天履地何敢
忘君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佩有犯無隱之訓味公爾忘私之
言朝政闕失職在進規國事艱難分當盡瘁鼎鑊在前而弗
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豈計時習之如
何哉江漢湯湯中流砥柱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立言制行未
嘗樂爲一己之名而言論風采陰有以壽國家之脉氣節如
是非其安於踐履之常者乎

節義之功甚大○古者合氣節才智爲一後世判氣節才智
爲二其末也倒禮義之戈決廉耻之防苟於功名而才智且
不足言矣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孔子謂吾未見剛者曾子
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也人生天地間履方戴圓何敢忘君

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以剛大正直之氣據而為發強剛毅之
操國步艱難分當盡瘁世變危疑義當犯難鼎鑊在前而弗
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短於才弱於智
吾不暇計也然而才智之表表過人者每自立氣節中得之
晉書 古人節義之實○三代盛時羔羊歌靖共之士普
我詠潔白之賢士以誠實為軒冕以精忠為圭裳以才智功
名為土苴畏公議如刑辟守名教如尺度當時不惟皆氣節
之士併與所謂氣節之名亦不聞矣自是而降浸不如古矯
亢為直者未免於沽名勇敢為尚者未免於矜能子子為廉
悻悻為介者未免於傷世敗俗有能精忠慷慨奮不顧身中
流滔滔砥柱屹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幾何人哉漢之汲

黠蕭望之唐之顏真卿張睢陽至是絳無僅有而天下始以
為美稱矣吾觀其直言而折黠之氣節也而河內發粟東海
臥治其才智為如何毅然不挫望之之氣節也而明經持重
議論有餘其才智為如何以至固守吾節死而後已者惟一
顏真卿勵力固守罵賊不絕者惟一張睢陽故二子之才智
亦無施不可而其成功之未竟者天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兩漢以來名節○西漢之興自儒生之嫚罵而上無崇重之
意商山之老則茹芝而不出海島之士則懷憤而願死一代
風俗軟美殊甚豈無自耶異時公卿大夫持祿保位頌功美
德以為容身計此固不足言矣東都懲前朝之弊崇節義之
風凡其尊卓茂禮嚴光者無非為風俗計其後縉紳諸賢倡

於上韋布名流和於下視死而歸其戮如飴其扶持王室至
矣惜其矯激太甚黨錮一成終無救於漢室之亂然心術之
正猶可尚也後乎漢則晉有人焉後乎晉則唐有人焉其間
如祖逖之中流擊楫以誓清中原為心天理人心固不容泯
沒者然單形隻影竟何益於天下之事其間又如顏真卿之
守平原張許之守睢陽古今以為三偉人也當國勢岌岌之
秋而有中流砥柱之節豈不幸哉然無一義士之嘆猶或形
焉則致其不滿者又為可嘆矣

法祖嘉猷 祖宗涵養氣節○惟我藝祖創業垂統而士氣芽
甲於繁霜夜零之後太宗真宗繼體守文而士氣條達於陽
和解凍之餘仁宗繼之而士氣假大於南薰播物之盛有臣

唐介極言論事言既及於乘輿事亦關於廊廟心雖至忠語誠過訐玉音始若小厲聖容全復霽威自今觀之豈惟人主之能聽抑亦適臣之能容故慶曆嘉祐之治邁都俞吁咈之朝皆士氣之盛作之於前而保之於後也自是以來雖鬱屈於熙寧之間而敷暢於元祐之始雖剝爛於宣和之後而回復於建炎之初紹興權臣能霧翳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明於乾道淳熙之間開禧權臣能泥混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清於定嘉更化之久是何士氣之獨盛於我朝也惜之如元氣培之如桐梓重之如圭璧是非一日之故也

國初砥礪之功○國初承五代之後洗磨故習砥礪名節徐鉉之跋扈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李之心而事我也

李昉之桀驁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周之心而事我也陶穀之詞翰誠在所取而懷中之文太祖終薄之范質之廉節誠在所貴而欠世宗一死太宗終惜之噫巨浸滔天中流砥柱天下不可謂無若人而俛仰一世為人桔槔若此者亦不少人主之好惡取舍天下仰望而終身焉祖宗之闔闢得其道矣澶淵之役中外震驚欽若堯佐輩為一身計耳不暇為國家慮也寇萊公左右天子踊躍就道百萬犬羊盡箠笞之蓋邊塵不驚者三十有九年萊公之忠義何如哉蕭英之聘虜情傲岸呂夷簡晏殊輩為一時計耳文暇為久遠慮也富鄭公銜命虜庭不畏不憚獻納之爭聞者凜然由燕然而南活而存之者不啻億萬鄭公之忠義何如哉西夏之難

劉平以罵賊死任福以身報國死蠻儂之變趙師旦以叱賊死曹觀以不受美官死其忠肝義氣凜如也

時文警嚴

徇國徇身之異○有徇國之士有徇身之士志於

徇國其身不足道志於徇身其人道尚論人物者要當以是觀之何謂徇國以扶持宇宙為心以植立綱常為念以致君澤民為事業生則為龍為麟為景星鳳凰死則萬世不可磨耳何謂徇身以執鞭富貴為心以朶頤爵祿為念以沽邀名譽為事業生則為蛇為鼠為魑魅魍魎死則與草木俱腐耳才智出於名節○建明天下之正論植立天下之偉功皆挺挺氣節之士為之而非常材之所能與也士君子立乎人之朝有剛正之氣節則有正大之議論有正大之議論則有奇

偉之事功猶之木焉枝幹則一本也猶之水焉源流則一宗也寧有議論自議論功業自功業哉有如位乎朝廷之上而氣節之不立循循嘿嘿依阿苟容則見之議論有將順容悅而已耳有逢迎回護而已耳使是人也而適當事會之衡處艱難之運其能輸忠竭誠捐軀殉國捍大難而立大功耶如其剛正之氣豈如金石特立之操挺如松柏則蹇蹇諤諤之忠豈特國家賴之若使之乘一障當一面吾見智勇足以遏敵人之衝威聲足以挫敵人之膽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未必非斯人也是豈可曰獻可替否於平時者或未能排難解紛於多事之日耶

氣節在於培養○士大夫之氣節其國家之元氣乎夫子曰

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皆氣節之謂也故平居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守節仗義之風立朝無素絲羔羊之節則莅事必無中流砥柱之操豈徒曰立天下之事者以才智而已哉國家當多事之際每患士大夫無排難解紛之才而平時乃不能培植士大夫之氣節稍有直言正論則類不能容吁亦惑矣今士大夫之氣節亦少衰矣議論亦少屈矣作而起之可也

經語駢珠

飛霜集而竹箭勁 中流砥柱夷險一致 忠貫日月

寒風號而楚材堅 我心匪石始終一節 義薄雲天

悲泣可以頹城浩歌可以決石 風雨如晦鷄鳴嗒嗒

揮戈可以退日搏鷹可以墮霜

狼跋其胡赤舄几几

英風直氣之所形臨之刀鋸斧鉞而不避

忠肝氣膽之所激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慊

當今獻祖宗培養氣節○我國家養成士大夫之節義非

一日也謹畏而不負君如曹公彬入仕而不欺君如寇公準皆其心術之正者也由是代不乏人而風俗為之不變矣比年以來皇上以節義勵士大夫之心非不切至而士大夫以節義自勵者若無聞矣淮楚之失節者相望何其甘為臭穢之生而不願為馨香之死耶豈涵養作成者未至耶抑其心術之既偏而難正耶今日能法我高宗之崇獎使之慷慨於功名之會奮厲於萬死一生之下則革茲偷而為忠義緩急

之際豈無可恃者哉

方今節義陵替方今四郊多壘當饋思才誠使持使節者果如汲長孺之便宜發粟則離居鴻鴈民能無安平誠使處班行者果如蕭太傅之排斥權倖則當道豺狼之心能無懼乎果得平原之流以膺郡寄則逆雛退走必無胡馬飲江之慮果得睢陽之徒以任城守則疲卒可戰必無金湯失險之憂然靜觀今日之人才乃大不然排難解紛固不乏人而能決千里之勝者未之見明目張膽固不乏人而可托六尺之孤者未之聞庸庸碌碌隨波逐流苟苟營營乘間伺隙不惟避事且敗事矣不惟負國且誤國矣此輩不足為朝廷用況能為朝廷重乎

徇時士夫之患○蓋嘗論之隨時迁就之一語此今日士大夫之大患也事有當言瑟縮而不敢發問之則曰此時論之所惡聞也弊有當革緘默而不敢請問之則曰時俗之所共安也外則諉於習尚陰實巧於自致持論不堅乍忠乍佞立身不同且前且卻垂涎富貴獨好修而自詭致身顯美則操心之立殊變迁不常反覆難恃脫有緩急望其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豈不難哉

生意 **氣節** 作之而成○雖然才智不可強而進氣節可以作而成特患上之人不能激勵之耳有振揚之無沮撓之則氣節可以立有涵養之無困抑之則氣節可以立有砥礪之無銷鑠之則氣節可以立否則忠化為佞剛轉為柔以奉

公之心爲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爲全家之謀私自愛者飲
醇酎而心事外訪赤松而棄人間鴻鵠高舉求以保其身不
在朝廷而在山林矣夫同此一豫讓也前乎事仇氣節如彼
後乎殺身氣節如此無他衆人視之國士待之有以激其心
耳然則氣節之士有國家者其可不激勵之哉

名立而節義衰○嗚呼節誼之名盛乃節義之實衰也江流
滔滔日夜無聲忽遇瞿塘灘瀨乃始大鳴以洩其怒然亦非
水之本性也故國勢全盛上下同心時則節義之名不立國
步多艱上下危慮時則節義之名始著節誼之名著固士大
夫之所欲也豈必爲國家之福哉執事謂愚曰節誼名立國
之不幸也愚於此深有感焉若夫條時事之宜以效一得之

慮是則縉紳之所屢言而執事之所厭聽者也愚不敢贅

故事源流

經傳言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婦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入席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公孫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公孫文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義也
禮

歷代事漢高祖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

其守節禮義之國
林蘇武信節不誑王命
前營平守節屢

奏封章
趙充房元齡夙夜勤強任公竭節
林李祥對延英蹇

蹇盡臣節本傳郭子儀忠貫日月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傳顏真

卿為平虜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聞

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

為乃若此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

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本傳豈秀實顏真卿當時亦不

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

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本傳節誼為天下大開權梟甄濟

據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卓行傳

皇朝典章高宗建炎元年詔曰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

伏節死難之士姑取迹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夫節義正所

以貴士大夫也 孝宗乾道六年詔曰屬者訓告在位申教

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有仗節死義之風並聖尹洙天

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

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於忠義之節

處窮達臨禍難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

禍勝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韓琦元昊反康

定元年劉平戰沒黃德和誣奏平降賊富弼奏云平引兵赴

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張趙師旦守康州儂

智高起陷城賊令拜叱曰恨不斬此賊以報國家豈有太守

而助賊邪遂害之曹覲守封州儂智高叛為賊所執叱曰

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賊遂害之並同

先正論建

嘉熙廷臣奏士大夫以節誼自立則以之興邦而有餘士大夫以利祿自營則以之保邦而不足甚矣節誼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為士大夫者以節誼自立則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知有國而已安得不興邦而有餘乎以利祿自營則見利而逝見便而奪惟知有身而已安得不保邦而不足乎

文集善華

胡致堂云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

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夷效矣使智伯有後而豫讓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

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葉正則云屯難之世乃見忠義王莽移漢翟義舉兵宦官擅權陳竇赴難魏武卓漢吉平攻討武后專制敬業起兵是皆以時之不可功之難成輕生重義不與無君者俱生真節義之凜凜也世之偷生無耻之徒乃以爲數子志大謀踈無益於事嗚呼是欲舉天下以與人而不敢喘息也數子之事雖不成其英烈義槩猶足以誅姦謀於地下激懦夫於將來此而不貴是必奴顏婢態僞造符瑞連章勸進而後可也

司馬公曰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而景仁獨倡言

之十餘章不已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

景仁傳

名節二

忠義

以旌死勵生立說

漢頭歲寒松不改烈火玉難焚此非靖康李若水之言乎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此非建炎楊邦乂之辭乎愚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夫忠義之臣萬古不亡而狐趨鼠媚者雖生猶死也何梟屈降膝於虜廷其視吾若水之失聲痛呼者固大異然梟終不免於死而大宋忠臣之稱虜固不以許若水者許梟也梟其如吾若水何杜充飲降杯於堂上其視吾邦義之瞠目堂下者固大異然邦乂不失為忠義而充之降虜虜固不以我朝待之者待之也充其如吾邦乂何

策叢嗟乎人誰不死死得其所雖千萬世之下猶有生氣彼望風送款賣上黨以自食開門延敵納三秦以自王雖一息偷生苟延餘喘而犬羊亦甚惡之顏平原不死於祿山而死於希烈張睢陽不死於雍丘而死於思明天也然傳永之魁梧慷慨馬廣之白首荆榛雖虜亦欲撫而用之下視守淮南而張樂宴寇守高陞而醜金遺賊者萬死不足以贖吾甚爲今之邊城者慮毋曰移治毋曰撒花

今日朝廷重節義如重金璧士大夫守節義如守泰山比年以來死於夷狄死於盜賊者不惟無人而是猶曰國家自有典故惟夫抵忤權門流落嶺表擯者老老者死無復見天日之開明者可悲也已邇者御札有歲務旌死節而又且申飭

攸司播告中外舉行優卹之典甚盛舉也然沒身鋒鏑者或世其祿或立之祠而冷落謫地生者僅令收叙死者止於歸葬而已豈輕重之意猶不免歟愚固知其決不可也上之人其念之哉

事

顏杲卿與祿山戰被擒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

祿山節解之謚曰忠節

本傳

張巡許遠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

遇害詔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為上大中時圖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雙廟云

本傳

惟宋三葉章聖皇帝過其廟留駕徘徊咨巡等雄挺畫節異代著全石刻贊明厥忠

贊上

名節三 禮義廉恥 以心術心學立說

策頭聞之師說士君子不可一日不正者心術也不可一日不明者心學也蓋心術之邪正根於心學之晦明翹而求之如水有源木有本徒知善俗而不思所以善其心抑末矣且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而士君子出而爲世用則又天地人物之紀也此其心豈容一毫有愧於天地乎進退去就之所當明公私義利之所當辨皆此心實權輿之故講貫熟則識見明識見明則操守定操守定則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其躬行其出處皆合於道義而士風微矣不先明學以正其心則物欲一移私僞萬端如水之渾如木之蠹其流派枝葉豈復有不止不息之善意哉

是故士君子之心學苟明而心術苟正也則必曰浮雲
富貴仕止在義土梗萬鍾辭受以禮昔何人也吾學焉彼盡
心四維小知治體而三歸反玷於禮無聞者非吾所願學也
駟馬弗視義氣飄飄周粟耻食高風凜凜者昔何人也吾志
焉彼厚薄寬鄙得聖之和而處汗不羞辱身降志者吾以吾
之不可而學其可也乃若韓仇未報則屈已於圯上之書漢
業旣安則脫屣於侯封之印子房之庶潔吾取焉彼溺冠嫚
罵多得乎頑頓之士者吾所不願從也憂病瘡之勢而痛哭
以讐偷憤倒垂之勢而流涕以起懦賈生之氣節吾慕焉彼
金錢賂覺而更愧以賞賜者吾所不願受也如是則躬行既
正而植立必不苟出處亦審而事業必可觀矣

痛哉風俗移人也四維不張恬不之怪且勇退急流引年致
仕言有不行樞命不拜前輩之進退以禮有如此者而今之
君子貪榮進而不已居寵利而罔功伴食素餐陽丐老而不
去持祿固位甘阿諛而被譏無禮莫甚焉安樂名高甘於靜
退輔養自任無愧經筵前輩之出處合義有如此者而今之
君子棄義命而不安踰分守而莫顧罷政里居睨闕庭而布
召躋身禁近曾職業之莫修無義莫甚焉東歸篋中圖書數
卷出入蜀道琴鶴自隨前輩之廉潔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
不飾簠簋交致鞭靴私橐之金惟思家計公帑之帛邊恤國
虛何不廉之甚歟諫垣默默愧以貽書佞臣拂鬚責以正義
前輩之知耻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泯默附權賣綠媚指

嗾之婪搖尾聽命集爪之蠅揮去復來何其無耻之甚歟飾詐以爲高則有之而儒行所謂難進而易退者未之見也毀方瓦合則有之而儒行所謂不虧其義不更其守者未之聞也士風一壞一至於此吁可懼哉嗟夫禮義消亡變風所以作庶耻道缺小雅所以廢則今日之俗豈非執事之所厭哉

事類

齊管子曰禮義庶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誼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管子漢賈誼云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嬰以庶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董仲舒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民化於禮義而耻犯其上。阮种傳云夫廉耻之於政尤種
藝之有豐穰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
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
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遜於善廉
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此先王所以保義定功化
洽黎元者也。並本本朝仁宗天聖九年詔曰縉紳之間名節
罔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誣執政干
撓有司分屏翰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
貪而無耻姑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由廉耻之未飭致
風化之靡醇事孝宗乾道七年御書戒敕官吏云夫天下
之風俗係上之好惡朕所趨鄉縉紳大夫其知之矣朕躬秉

是道嘉與字內之士共由斯路而習俗若此豈廉耻道喪之
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衆也繼自
今其洗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褒嘉爾或不從朕
言罰及爾身弗可悔嗟柳子厚云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
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人之命廉者
曰不苟得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
然則二者果何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
游酢上徽宗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
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攫金不復見其人也
始則聚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
非也而人君尚何所賴乎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

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九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

臣道門

貪廉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貪廉係乎世道○世道清明風俗淳厚義利之辨昭然於天下而士大夫所向純乎義世道汗濁風俗薄惡義利之辨懵然於人心而士大夫所趨純乎利夫貪廉義利之辨豈專係於區區之勸戒哉世道之所歸即人心之所趨也歷觀古昔孰究來世唐虞之時九官在朝濟濟相遜百僚布列師師相承不惟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况委蛇退食之人亦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是雖崇義黜利固古者之盛亦足以

見三代之時治道純厚而習尚如是之美也更秦歷漢佩黃
金厭梁肉縱橫辨難變詐萬端無非貪榮慕祿之徒患得患
失之輩是雖滅義罔利固後世之變亦足以見三代而降世
變澆薄而趨向如是之惡也由是觀之利義廉貪之消長當
以世道論明矣

古者貪廉不同○古者以廉為常後世以廉為異古者以貪
為異後世以貪為常唐虞盛時簡廉之德相師成風而獨一
養養焉舉天下以為甚異惟恐殛之不早周之盛際素絲正
直在位皆然異時廉善廉能所以弊群吏之治者亦姑存是
法未聞有干其紀者何其以廉為常以貪為異耶迨其後也
人皆垂涎于苞苴之賂而畏四知者始託以為高人皆動心

乎神通之物而受一錢者始謗以為絜垂魚于庭止一羊續而溪壑肆慾者滔滔也瘞鹿于圃止一裴寬而漁獵厚貲者總總也又何其以廉為異以貪為常耶

稽古儆議

表率在上之人○士大夫之風俗當自上始不當

自下始當自近始不當自遠始羔羊之詠不以美在位而以美周伐檀之刺不以咎其臣而以咎魏誠以表率有人則風移俗易儀軌不立則波蕩風行故楊綰為相而在庭之騶從減元載任職而在朝之貪風煽吁士大夫之風俗果誰職之大臣不貪為倡○埋鹿垂魚志操清冷委珠沉犀神骨飄爽愚謂不如食茹而美愠而拔蔡之為難也酌泉飲水清入江水疏食瓦器涼洗羶葷愚謂不如買第數日償直庭木之為

高也四知之拒天地監知一錢之選兒童頌稱愚謂不如有位丞相不治別產者之為美也大抵冰雪之側必無炙手之人脂膏之林豈無自潤之子或者上之人使然也

法祖嘉猷

去冗官清吏習○嘗拜觀開寶之詔有曰吏員冗

多而求其治者斯難奉祿鮮薄而責以廉者無謂且曰與其冗負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奉夫以國初盛時吏道未雜我藝祖一札之頒不徒曰省官且期於益奉豈非深慮夫吏員冗則奉給微彼之祿不能以自養安望其有廉節乎祖宗惟知減冗負以益奉祿也故當時小大靖共節槩特立駕幸其第者不知瓶金之饋而下江南以歸者且無寸錦之儲圖書數卷清潔如義倫不受饋遺廉介如范質前輩英風凜凜如

在今日士大夫必有能鑒之者

先正清廉之節○逮我國朝廉風尤盛有官鼎鼐而無樓臺者則寇公準也有田園貧而圖史富者則龐公籍也有守古端而不持一硯者則包公拯也有帥廣右而不載一物者則余公靖也有如曹公彬之歸舟無他惟載圖籍者有如王公質之終身不食所至冰蘖者至於未嘗殖產而天下皆知其清有如畢公不受饋遺而累朝無出其右有如范公又如趙公抃之以鶴自隨范公仲淹之鬻馬步歸是皆能以一身倡率天下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茲固可以範薄俗而愧貪夫也

時文警段吏以勸而自廉○周興庶以弊群吏漢詔庶以爲

民表廉之足尚也久矣抑不待勸而廉者上也必待勸而廉者次也故吏能廉則砥礪其行冰霜其操上可以培有國之壽脉下可以護生靈之元氣使廉節不立則酌貪泉而遽易逞欲壑以求盈蠹國害民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吏其可不廉而待勸邪其可雖勸而猶不廉邪吾觀漢唐先朝之諸君子其不勸而廉者歟今日之士大夫其必勸而廉者歟

當擢廉以礪貪○何今日之士大夫而不然歟苞苴之風號為少息彼陰厚囊橐未保其悉無也槌剝之習幾於漸消彼巧事拏攫未可謂盡除也和糴本不當強民胡為下戶無計善廩悉刮刷而靡遺耶楮幣本當秤提胡為低價收買於官首乃展轉而罔利邪軍需科調本非得已而不已者胡為並

緣為奸輒多增數目而取贏耶故必貴於廉退盡擢而後足以厲此廉必貴於貪黷盡黜而後足以厲此廉否則勸勉雖勤而遺風未殄戒飭勤渠而餘染未濯未易以一洗而盡空之也

就義則享其利○嗟夫公私不兩立利義不兩全自古然也出於義則入於利入於利則出於義天下之事豈能越利義之兩端邪未有舍義而可以言利未有行義而不享其利特心主乎義則無往而非利心主乎利則無適而非害耳故幣帛利也當受而受之不足以違義廩餼亦利也不當拜而拜之或足以害義利物和義易之以義為利也正德利用書之以德為利也人能審察其是非熟觀其當否而義利之理昭

白矣

綺語駢珠

操凜冰霜

人爵不如天爵

官居鼎鼐欲起樓臺而無地

志存金石

勢榮不若義榮

秩滿成都獨携龜鶴以自隨

名教有真樂富貴如浮雲

不受饋遺餘芬藹如

理義有至榮金璧非重寶

未嘗殖產流芳猶在

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

以斗筲之量而飽溪壑

清議雖烈孰恤芒刺之虞

以蟣蝨之吏而縱豺狼

當今獻策貪吏不宜寬假○獨奈何時不古若氣習日卑義

與理微心術日壞彼惟不知有義理也嗜利亡厭而反以廉

潔為沽名臨財苟取而反以清介為要譽中流砥柱寧幾何

人貪風所移趨者濶倒嗟夫是不可以廉耻責也是不可以禮義化也是故不藥石無以愈疾也不去莠無以養苗也彼方以義埋爲何事而我猶狃於忠厚之說含容姑息而不忍加嚴於法令之誅則彼固狎玩而愈無忌憚矣大抵今日之待士大夫也寬厚太過而飭厲不足優容太甚而檢束多踈有如貪汚之已甚亦嘗聞於竄逐矣何罷去之未幾而收召之繼聞也奸賊之狼籍亦嘗見於奏劾矣何罷斥之未幾而錄用之不旋踵也法令不嚴而區區之義理終不可以訓是宜飲貪泉者滿天下而庶潔自將挺然特出於流俗之表者未免共是其寥寥也

貪風之盛可畏○自人心義理之不明貪風之煽幾於法不

足以使之畏自人心義命之不安冗關之流至於貪榮嗜進而惟恐去其位庸人鄙夫鸚鵡如故叨吏墨輩鳥雀為群向之以賊敗者不惟全璧而去富錦而歸且將鋒車賜琢驛召旁午矣雖初焉有覲於面目而終也不傷其毫毛甚者彈奏已俞而遲回顧望不忍移都門之轍其視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者不惟風斯在下而碩鼠之圭角太露其亦可哀也夫且一貪之未革似未足以蠹國而實足以亡人之國一冗之未汰若未足以亂天下而實足以禍天下此其關係真與世道相為消長國家相為盛衰甚矣其所當痛懲而亟去也

貪風盛於今日（歟）今之所患者士大夫之間節操衰而貪風熾習俗薄而趨向惡大吏作奸動以巨萬斗筲之量飽溪

整機虱之官縱豺虎始則竊爲之今則公然矣始則或爲之今則皆然矣申飭非不切也未能革其貪風按劾非不嚴也未能變其舊習酒有鴆肉有董視鴆如醇酎視董如太牢士大夫利心變乎其中而不自覺悠悠風靡賊吏成俗風俗薄惡世道凋弊亦云甚矣

生意收結當自反而爲廉○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蓋亦士大夫相與以理義自反而求爲忠厚之歸無待於上之人法令之及可乎有如不受饋遺餘芬藹如未嘗殖產遺芳猶在清名若此且令人灑然於物慾之外九原可起誰其似之有官鼎鼐無地樓臺位至樞相未嘗改饌儉素若此且令人凜然於利名之外千古可作誰其續之景仰前修必若是而

後廉節為可尚企慕先哲必如是而後貪風為可息不然矯
之者旦夕而敗於旬月之變移懲之者毫末而奪於尋丈之
轉徙彼為之我效之前倡之後和之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
辱清議雖烈熟恤芒刺之虞出語諸人自許獨清於衆濁歸
視其寤已萌他顧之蟠間方且汨蕩於利欲之波而何疑於
廉耻之道喪哉嗚呼天下無不可移之風俗人心有不可泯
之義理亦在士大夫相與自反而已矣

尚廉自大吏始○昔先儒進策先朝禮義廉耻之俗壞則中
人以下化為小人誠哉是言也然人心有不容泯之正理天
下無不可移之風俗揚清激濁丕變舊俗豈無其道哉愚切
有獻一秉鈞軸調鼎鼐者百執事之所觀瞻有無地起樓臺

之譽則不患無家之飲器之人是必守拔葵之節脫粟之廉而後無愧於道揆之任歌黃華駕輜車者州縣之所表儀有帥南海而不載一物之廉則不患無不持端硯之守是必有飲泉之志卻金之清而後足以當外臺之寄正一身以率百官內當始於宰相則人皆稷契正一路以帥州縣外當始於監司則人皆華黃執事試思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語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宋人得玉獻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左襄五年

廉周小宰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

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注六計以廉為本禮漢文

帝詔曰廉吏民之表也遣謁者勞賜之宣帝詔曰吏不廉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

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

常獻其生魚續受而挂於庭他日又饋續乃出所挂者以杜

其意孟嘗為合浦太守前守貪穢郡出珠寶採求無厭珠

移於交趾界嘗到官去珠復還劉寵為會稽太守人齎百

錢以送為人選一錢受之楊震性公廉或欲令開產業震

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並漢三國

魏曹操以崔琰毛玠為掾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皆以

廉節自勵長吏還者垢面弊衣吏潔於上俗裕於下操歎曰

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通鑑吳隱之為廣州刺史至會泉酌而

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易心林唐盧奐為吏有清白稱為南海太守汙吏斂手時謂

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朱瑋李朝隱與三人而已

本王丘所守清約未嘗通饋元宗嘉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

給全祿以旌潔吏本傳

皇朝典故太祖時曹彬平江南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

被而已狀兩川平王仁贍先歸曰此行清介畏謹但止有曹

彬一人耳彬還輜重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附

焉彬太祖初立命王全斌等伐蜀沈義倫為水陸轉運使諸

將爭取金帛子女倫清潔一無所取東歸之日惟圖書數卷

太祖知之擢爲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諱太宗嘗以錢遺中丞劉溫叟不敢辭貯于別室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溫叟有之矣獻趙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呂氏家塾記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歸不持一硯錄行余靖爲廣西安撫請立法度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同興國二年賈黃中出知昇州嘗案行府解見一室高鏑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乃李氏宮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神宗即位命趙抃知諫院及謝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龜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邪並行狀

先正論選

臣僚上言廉吏所以難得者由所以廉者有不同

有家溫而廉者田園既富儲蓄既豐閑居無事足用有餘其視俸給之入眇然不足以動其心故其廉全於富足之餘有祿厚而廉者正俸之外既有添給月給之外又有公湯故其廉保於祿秩之厚有謀拙而廉者黃金在前心切歆慕而智淺術疎無計可得故其廉得於智謀之拙夫此均曰廉也是為廉人皆可能至若貧窮迫於前妻子望於後田園室廬仰給於涖官之所得而月廉歲給未免日用之告匱使其智足以舞文法謀足以肆奸貪鮮不白晝攫取不復顧市人矣乃有不怵於困貧不貪於苟得厲行清修持身廉潔是為難得可表而出之

宗

將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一命之吏三年之積
為俸不過數百緡而仰事俯育之具道路往來之費親舊問
遺之所須滿罷閑居之所用皆出於其中監臨之吏銓授之
私人從而重擾雖使伯夷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廉矣故嘗謂
江水撓之不濁河水渣之不清非水性有異也源使然也魏
得一毛玠唐得一楊綰而時人莫不化彼二子者豈能人人
而制之事事而防之哉亦不過清其源而已耳

貪廉二

以大臣當廉立說

策勸小吏之廉易勸大吏之廉難夫對墨池之瀾名為君子者固畏其汗染也揖雪山之清雖名為頑夫者亦知其肅敬也蓋世利之味若難忘而人心之靈不昏泯也彼其涉足

貧塗墮身濁海豈其心之素哉或者有以籍口耳東坡先生
有言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士大夫以膏粱爲汙此勸大臣
策段嗟夫道學能使人重不能使人愛功利能使人嫌不能
使人忘昔固有一錢選受者然人不皆劉寵也昔固有四知
是畏者然人不皆楊震也昔固有獻魚不受者然人不皆羊
綰也貧泉酌而心不易者誰歟園葵拔而利不爭者誰歟珠
璣擲地犀珍投江又幾何人歟黃金可受何須華衣之褒白
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是未可以全諉之風俗不美也內有
無樓臺之寇準何患外無鶴隨之趙抃上有富圖史之富公
何患下無一硯不持之包拯焉諳舊路龜放河表冰蘖其心
雪霜其操仰先正之高風景前修之故躅百世而下如對汗

青而況當世乎

高官美爵以何而遷華城要郡以何而除輦浮陸運歸之誰
乎象馳斛貯囊之誰乎豈州縣之吏忍於股赤子之膏血哉
或者亦有出於不獲已爾土地日狹仕路日迨青衫入手固
有衰毫而不獲廁於下僚也柴車就道固有飢寒而不得之
官所者也一染指鼎味又豈能回伯夷於跖躄之流也哉

事類

春秋季文子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

無重器幣

左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

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

前董

本朝范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太祖因講求

輔相謂侍中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

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弼以為循規矩謹名器持
廉節無出質之右者讀畢士安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
稱其清錄行冠準為相魏野贈詩有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
樓臺事典

貪廉三

以賊吏當懲立法

策頭興廉揚清以成士大夫之美俗者雖本乎忠厚而有餘
屬貪激濁以消士大夫之積習者當濟其忠厚之不及蓋本
乎忠厚者以人心義理之不能泯也而濟其忠厚者乃國家
法令之不可弛也昭明義理以握風俗之樞機信必法令以
懲習俗之流靡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庶乎竦畏慕而明勸
懲而士大夫之風俗或者其丕變乎每觀我朝以仁立國其

所以體貌夫天下之學士大夫者靡不用其忠厚之至而獨於賊貪之罰一毫不貸蓋所以消濁亂而開清明抑浮薄而歸渾厚使士大夫洗心滌慮精白承休變其習染之舊而示其意向之新此其法令森嚴之中正所以寓其義理忠厚之意是以祖宗盛時吏治清平風俗醇一職此之由

策畧昔者常觀成湯制官刑儆乎有位其叙三風十愆之戒凜然若雷霆之不可犯伊尹乃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似有廣大發育之意抑何先後之不倫也反而觀之大舜捷以記之欲並生哉之言然後知聖人嚴為之法以儆士大夫之心者非固不能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之也彼其禮義廉耻之道固有以感格於其先而法律刑威之嚴復有以儆戒於其後

潛乎神化人心翕然由乎正路矣

夫義理素明於人心則不待法令而自知畏此忠厚之說也
義理晦蝕於人心則必待法令而後知警此亦忠厚之助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夫子義利之辨為甚明而易之所謂不
耻不仁不畏不義者正所以慮小人喻利而不喻義耳亦有
仁義何必曰利孟子義利之分為甚確而書之所謂敢殉貨
色無摠貨寶者正所以警有位之徇利而不徇義耳以商周
之時在位皆忠良節儉果何有於典獄惟貨之事亦何有於
徇貨總寶之人而當時為士大夫末流之慮則不得不為是
豫防之戒耳以漢之盛時郡舉孝廉吏尚廉平而建武永平
之後且有卻暮夜之金而還合浦之珠者清節廉名史不絕

書則正以漢文之崇尚名節有以激懦起媮於無窮耳
自王蔡之姦進而教誥者多自檜冑之術深而誨盜者衆苞
苴不絕於都門而郡守縣令則以入已計賊賂遺公行於京
邑而小官下吏則以準法定罪彼亦得以有辭於我矣漢法
賊吏錮子孫唐制賊吏死朝堂非不嚴也而史不絕書得非
表倡於上者未至則下不心服耶

事 虞舜之時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
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左商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
徇于貨色書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
心本代宗時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胡椒至八百
石本文宗時鄭注得倖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

二百萬疋本朝太宗太平興國中詔以賊致罪者雖會赦不得放還自令永為定制高宗建炎元年詔曰賊吏為奸

乘時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憲建

炎四年上謂宰臣曰貪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

德而賊吏死徒未嘗蠲減自今官吏犯賊雖未欲誅戮若杖

脊流配不可貸也金聖呂東萊云國家以禮義廉耻維持士

俗而貪墨之吏尤在所懲太祖之世凡在賊者皆寘極典而

以販易貨者亦至抵法太宗之世賊吏誅殛者非一間有貨

死配隸者亦不復放還叙用其待賊吏至嚴也祥符以後如

開叙復之漸然猶不得以齒善良天禧而後藩方長吏以賄

敗者始自謫籍畀以郡符而其餘因事計賊非枉法者往往

得從寬典然邊肅蓋以城守之功而特與牽復而因事計賊
又非枉法之比則其寬貸之意悉有所為初非曰一切縱之
而不問也仁宗之朝正犯奸賊往往貸死然亦不免黥隸之
辱自安石奏對謂祖宗接五代餘俗故以治賊吏為急今賊
吏已少惟苟且因循廢弛公事慢法令者宜以為急自是而
賊吏之禁愈寬元祐紹興以來始有三免之說而冒于貨賄
者愈無所懲高宗中興稍復遵用舊典以賄聞者雖未忍遽
寘之死地而時用黥流之刑以警其尤雖有直臣之後聖意
惻然矜憫而不免編置之罪孝宗聿遵先志決配籍沒之令
載在國史者可覆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